



搶榆子覆執語下卷

搶榆子海虞蔣以化著

語云。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然則大舜不能免謨。蓋周公不能弭流言。豈二聖猶難之哉。夫大舜周公德極其至。管蔡傲象。惡極其至。二者交至。譬之敵然。兩敵皆勁。豈便降下。譬之。物然。兩物堅剛。豈受挫折。至是而大舜周公涵育薰陶之力窮矣。夫天不稱浩浩。至德哉。然能馴羊豕馬牛。而不能馴虎豹犀

象。天之力亦有時而窮。彼管蔡傲象。亦虎豹犀象而已矣。

將就二字。極為士人安分無求之妙境。施之飲食。則不以濃鮮致病。施之衣服。則不以華飾損福。施之家督。則不以幹僕召禍。施之宮室。則不以彫鏤美麗損財。施之待人。則不以責備過望損德。但當官與立身。豈宜將就哉。當官將就。遂至不繩下。不自檢。而易敗官箴。立身將就。則小不檢。大踰閑。多敗蕩。不羈矣。是

故將就可施之小者。不可施之大者。

一日行一方便。十日而十方便矣。自百日至千日。方便種種無筭。所謂方便者。非盡出財救人之謂。苟少有利於人。我德通之。少有害於我。我姑容之。少有功於地方。我力主之。即此於人亦方便也。若更救人於患難。起人於溝壑。其人亦何必合掌向彌陀哉。然此亦壽道也。福徵也。當日勉之。

物之蠢然者。亦自靈覺。如蜂蟻知君臣。睢鳩知夫婦。

虎狼知父子。豺獺知報本。至於牛呼犢而鳴鳩護子而翔雞保雛而啄犬愛子而噬。若發於自然之性。至如人也者。靈覺由天。問學由人。乃昏昏焉溺貨賄而蔑君臣。縱淫慾而忘夫婦。私閨闈而忍父子。滅恩施而忘根本。種種多出於禽獸之下。縱其具鬚眉號男子乎。不能下同于蚩蚩之異類。可恨也。倘平旦清明。霍然覺悟。吾知其必顛泚矣。

接物無論厚薄。只宜溫和。處事不論巨細。不宜過察。當事貴舒徐安意。詳審精密。寧遲無迫。寧默無躁。事一到而先無主。急迫倉皇以應之。則人得而投間抵隙矣。

薛文清云。嘗觀山勢。高峻直巖。即生物不暢茂。蓋高峻直巖者。氣散不蓄聚。故生物之力薄。回環合轉者。元氣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惟水亦然。灘石峻峭。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邃。則魚鱉蛟龍萃焉。以是驗之。人之峭急淺露者。必無所含蓄。

何能容物成事。寬緩深沉者。則蓄聚多而物無不容。事無不濟。學者仰觀俯察于山水間。亦可以進德矣。余深愛其語。錄為座右銘。

我之應人也。急而周。人之應我也。緩而略。以我之抱腸也。熱為慮也。詳。以人之抱腸也。冷為計也。踈。必欲惇惇焉。以已責人。望人酬已。則一腔周詳。懇至之衷。先為責望所據。胸次更覺隘而不舒矣。一切視如海濶。天空可也。

余之御下也。甚寬甚和。甚體悉。以為此亦人子也。使此輩凜凜在傍。不若使此輩煦煦在側。威則使人畏。恩則使人愛。此亦余獨見也。乃下人性愚而頑。可以威惕。不可以恩結。遂致弛慢成風。玩愒成習。日高春卧。不呼不起矣。器不飭而委敝不收矣。食不時而寒燠失調矣。結隊相聚而漫不知其所之矣。余每以此動氣。不若繩以法。加以鞭箠。可以收其放曠縱恣。易所謂家人略略終吉。先聖先賢固已預矚而逆計

之矣。

康節先生云。牡丹含蕊為盛。爛熳為衰。王弼州詠月云。由來正圓夜。翻是欲虧時。旨哉此言。皆深識乎盈虛消息之數。而為處盈者之戒也。夫人當全盛盈滿時。不當便以此沾沾誇詡。人視其全盛盈滿時。尤不當便以此嘖嘖歎美。造化常視人之可受也。乃終予而弗奪之。不然者。電光石火耳。且以法眼一照。皆夢境幻漚也。又况富貴貧賤。各命所遭。歎美人者。尤淺

之乎其鄙夫矣。

人須於綱常倫理上幹事。雖勞而身不病。雖費而天必償。雖煩而人不厭。蓋嘗身試之。非漫語也。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中後世祿仕之病。養人者能濟人。養己者必喪己。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獨有取於老子玄牝一章。亦謂虛中生萬物。即所謂谷神也。谷神無死之理。老子又有多藏厚亡之言。極善。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所謂簡者。非厭事煩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當為。便是簡也。此簡字當自無欲始。

敬人者人恒敬之。此理不爽也。亦有我敬人而人慢我。是遵何道以處之。先正有云。使已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使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得失在彼。已何與焉。此是酷暑中冰壺劑也。

富貴而能知謹者。日夜思有以自保。自保者循理安

分。故其祿長。貧賤而不知檢者。日夜思有以剝人。剝人者。賊天害理。故其禍速。又况乎富貴之命厚而貧賤之命薄。有生之初。已默定於彼蒼。奈何不安命而逆天也。

覺人之詐而不發之。彼既有容。我亦有味。諺云。不說不明。適以資詐者之明目反射矣。此是我激之使變也。謂智乎。哉。謂智乎。哉。

國家于小人。當汰其尤。不必盡除。於君子。當匿其瑕。

不必苛責。蓋小人極善彌縫。而君子易招嫌怨。惟其善彌縫也。則雖一年十考。勢難盡除。惟其招嫌怨也。則苟一夫含沙。橫羅謗議。治天下者。當去甚去泰。使小人常為君子用。君子不為小人害。則世道之幸也。

巧於逢人者必小人。巧於陷人者必小人。朝而面諛者必小人。暮而反面者必小人。彼原不知道義。惟知財利。小人可勿懼哉。可勿遠哉。

○ 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庶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至於蒼頭輩。小事糊塗之。亦令得以自容。

○ 小人在側。日伺我之意向。不可輕泄一語。一得我之言。我強有力。彼必張皇以嚇人。我弱無力。彼必釀禍以損我。余偶泄一言於在旁之人。致其播弄。要挾以損我。故產牢籠之計。有似乎不得不從之勢。彼蓋自圖小利。誰念我平日哉。覺而悔之晚矣。

寶器珍玩古琴名畫可以自適勿示於權勢之人
勿誇于貧汙之士一經其目即動其心一動其心非
挾勢以臨之即釀禍以索之其受害也不淺漢唐以
來以此賈禍者甚衆不獨馮球寶釵一事慎勿以玩
物招尤也。

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含愠對朋友而言真則不
直者增忿失言在我禍不能弭惟有簡言語和顏色
隨問即答為當耳夫此謹言免禍之道得矣亦有故

將巧言詆訶譏刺使人難堪者何道以處之乎夫亦
佯為瞽聵身默默隱忍彼或自慙而止不慚者禽獸
也又何難焉先正薛文清云千石之鐘豈便以寸莛
而發其音聲此先儒涵養德性之道也顏孟不校不
難之後惟狄仁傑婁師德輩能之此兩賢者不可不
重以為法也。

終日少言沉默不惟獨處養神亦且對人生敬接下
尤貴寡言不可一語冗長以致輕褻。

謹言最足吾儒第一功夫。第一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失言矣。豈必談人短長。發人陰私。而後謂之失言哉。

句句着實。不脫空方是謹言。蓋謹言非全不言。言言皆實。即謹言矣。溫公謂立誠自不妄語始。

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深淵。聖人所以退藏于密。書稱舜曰。睿哲蓋人深則明。淺則暗。每驗人深沉者多智。浮淺者寡謀。且天下大事。安危存亡。所繫者甚

重。決非浮躁淺率之夫所能擔當也。

機事不密則害成。此密字乃文理密察之密。君子退藏於密之密。易之大戒也。戰國縱橫家乃云。有報人之心者不可使人知。無報人之心者不可使人疑。此是刑名押闔之術。而非吾儒蕩平簡易之道也。三代純乎王。春秋純乎霸。漢唐以後亦帶些霸矣。今欲帶些漢唐不可得。世之愈趨愈卑。乃爾。治道何日復古初也。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故小人不可使之有功。小人而有功。可慮而不可喜。如漢誅竇憲。功出五侯。其後五侯強盛。不可卒制。幾至亡漢。惟家亦然。悍奴強僕。不可使之立功。一或有功。必跋扈強梁。凌主犯上。卒亦難制。釀禍賈害者不淺。彼強主猶能抗衡。脫寡妻稚子奈何哉。

以顏氏之睿。而聖人告以遠佞人。况其下者乎。乃知佞人不可不畏也。自古忠言難進。佞言易投。不惟可

以惑卑闇。而又可以惑高明。昔齊桓公好射。挽不過三石。而左右譽以為九石。公大悅。夫桓公不可謂非雄主。不能不惑于左右便僻之說。又况卑卑乎庸君世主。奈何不溺于佞倖也。自古親賢則興。好佞則亡。繫累矣。可勿懼哉。

人主一念之差。貽害生靈不小。漢武帝本英明之主。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心喪師不悔。及貳師再舉西伐。僅得善馬數十匹而還。是以數十匹馬易數萬人

之命。又且作歌被之聲樂。誇耀祖宗。以是知人主之心。不可使之有所溺。彼薰心阿堵者。寧止數匹善馬乎。且無勞興師。吾不能必其終也。

末世輕犯法。易稱亂。欲刑期于無刑。不可得。余服官數載。能勿用刑。只以如傷之心。先民之無告者。老不杖。病不杖。瘠不杖。聾聵不杖。童子不杖。即犯大辟。聽其輕重所擬而已。不然者。驅鬼魂而立死于箠楚之下。吾不忍為屠伯也。

喜而後賞人。不喜將至于屯。其膏矣。怒而後罰人。不怒將至于養其惡矣。君子之賞罰。非以飾喜怒也。期于當而後已。當則蒙賞者勸。蒙罰者懲。

治河固難。而治今日之河尤難。昔之治河也。羽書沓下。下可執以奉行。今留中不發。如故紙矣。即有嘉猷。無便取效也。昔之治河也。金錢輻輳。下可藉以濟用。今屢請不允。壅閼閉塞矣。無米而炊。何濟然眉也。大臣肩此重擔。不能神怡心曠。相與持籌確筭。

日夕攢眉。顧額既慮百萬糧糗之不敷。又慮億萬徒役之叫譟。上虞嘉猷不亮于宸衷。下虞延緩不濟于陵運。日夜焦勞。東支西吾。惟待命于河伯。海若之效靈。難矣。難矣。以今事勢之難。無論賈讓輩束手無策。即神禹在列。事鮮克濟。夫稷教稼穡。禹平水土。取彼濟此。禹得專功。荒度遂收九年之績。今日度支且急急告匱矣。禹能孑身竭智。殫精抗懷。襄而底績乎。必無幸矣。

天下事孰不因忙後錯了。先正率以為訓。蓋事機無窮。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即當叢最勝紛至沓來之時。吾心有主而不為所亂。則其事無悔。所謂執簡御煩之術。無踰此。

吾人本是天地間一器。人之才品不同。有成器有美器。有大器。成器則所成者小。如陶冶畚鍤斧斤等類。皆足為世用。美器則珪璋瑚璉登清廟而薦明堂矣。大器則恢恢如萬斛之舟。汪汪如千頃之波。澄不清。

清不濁小可入纖芥大而千倉萬箱如納無遺君子當養其美者勉其大者而毋以小者自限也。

夏商周之子孫久而漸滅無存何論漢唐以下哉獨我孔子之子孫愈久愈盛乃知素王之裔遠也蓋孔子有功于萬世天以萬世之長報之孔子無負于天。天亦無負于孔子。以此知吾儒日循聖人之道者天未有不默庇而陰佑之也。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

目之。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者猶稱孟子于法言之後。獨唐之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自唐以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於是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而發揮之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尊崇其說。天下曉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無敢妄議者。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彙萃折衷以釋其義而列于學

庸二論中為四書嗟嗟。以彼仁義正論揭日月而中
天之獨出自二三賢之手。遂為千古入道之正脉。不
然者亦竟混于捭闔縱橫家。鸞鳳雞鶩莫以辨別。
碎玉為彈。編珠為甲也。可勝恨哉。可勝恨哉。孟子一
書。於齊梁諸國之君皆稱謚。則成於後來弟子
無疑。

我夫子千古一人也。堂堂之貌。既類于及門之有若。
乃又不幸而類于濟惡之陽虎。計當時過匡之日。有

若不相隨以行。不然者匡人之圍。又不免矣。余方冠
時。偶出步郊外。訪友遇一強梁。誤以為陳姓人也。驅
逼我於一肆中。鼻先自擊。血流滿面。詐稱我朴之欲
抵官司求訟。我書生也。卒難解脫。幸隨一僮子。急歸
馳報先大兄。率二蒼頭至。擊而逐之。其人惶媿謝罪。
求免而去。嗟乎。第未知陳人者。有若乎。陽虎乎。吾終
不知所解矣。然亦何地無匡人哉。紀此以供一撫掌
治夷狄之法。只當謹于疆場。勿使侵軼而已。窮治不

已貽患不淺。李牧守邊，每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如此數歲，一旦出戰，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孫子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古人之用兵，大率鄭重類此。

好貨之心與好玩之心不當並論。玩非筐篚玉帛之類，如蔡中郎之好琴，米元章之好石，趙子固之好畫，無非清懷逸思發于性情而寄諸玩弄，煙雲雪月中。

相對幽賞以樂天真，無害天理者，即不得謂之人欲。必如上蔡刻意治心，平生極愛一硯，忽屏去不用。上蔡非惡硯也，惡心為硯所繫也。李及宦吳數年，未嘗市吳中一物，比歸，惟携樂天一集，遂為終身之恨。前輩必矜細行如此，似非後人所能及矣。

筆疇云：老氏動輒要絕嗜欲，男女飲食，豈容竟絕，但不以彼累心節之而已。為此言者，當是壯時語。若年及五十六十，豈容不絕絕，則有無限光景，無限享

復高詩下
用人自不能斷絕此念耳。彼錦衣畫遊粉黛宵擁
寧不愉快。果是長生訣。扎東坡年過五十。謫居瘴鄉。
惟盡絕欲。為全身之策。每見老人得小健者。多是獨
眠力。可以猛省也。

功名富貴。其得其失。懸于天而不可必。其蚤其暮。係
于時而不能必。彼年少而驟得富貴者。未習世故。未
經折磨。其見浮躁。其氣驕亢。遇事周章者。有之。放
曠繩墨者。有之。不近人情者。有之。必流而為刻薄。為

乖戾。至老而投閒罷職。始悔前日之所為。晚矣。年暮
而得富貴者。觀變熟而操練久。必不類少年之不
情已甚。然途窮而為得之念起矣。日暮而向進之
心灰矣。彼當偃蹇失意之時。多有失身權豪。干求
衣食。以自喪其生平者。至老而後悔亦晚矣。大丈夫
當以富貴功名聽之天。而以道義廉耻持之久。則遭
際無常。而操守自定。可免終身之悔矣。
無道之富貴。可以倖得。有道之貧賤。豈容易處。

如顏子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其貧賤也萬古常新。

與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先正名言可法雅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以知始失之終持之無益也樂天詩云巧未能勝拙拙之為益大矣哉。

貧賤者富貴之橐鑰也英雄豪傑當未遇時多為世眼所詫所以有志之士握錐忿懣投筆慷慨牢騷不平然一激而功成名遂則世眼未必非良玉磨礪琢

削之資夫志士慎毋忽世眼也。

當官處家于愛惡二字兩兩俱不可偏然以派獎較之寧偏于惡無偏于愛也惡則彼必畏而莫敢犯我愛則彼必狎而日思以乘我且潛滋引誘投間抵隙傷人害物滅法亂常惟其意向無所顧忌甚且有不測者存愛之為害甚于惡也。

許魯齋云責己者乃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其言有味哉又况乎自責而不責人則

胸中泰然無疑冰焦火之累。

扇之所在風隨至焉。風隨扇而生。不隨扇而有氣。固流行布濩于人間。而風特氣之溷然者也。養生者固當謹于長廊廣廈之中。而尤宜慎于邃房密室之內。毋為游氣所襲。斯善矣。

國策云。美男破老。老謂老成人也。漢文帝嬖鄧通。武帝昵韓嫣。哀帝寵董賢。皆是物也。柳子厚稱人固有嗜土炭者。問之云。此何味而見嗜之。曰。人各有

好耳。武哀無責爾矣。文帝賢主。可惜也哉。

公孫丞相六十就徵。高常侍五十能詩。慎勿以晚暮忽人。

劉器之云。孔子六十八歲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為萬世法。古人著書多在晚年。蓋為此也。

兖州守劉廷柱。僅將家奴劉確。薄責十五。鎖禁數日。旋釋之。隨于是夜持刃將其主亂刑斫死。併殺其親

弟劉廷棟。又連殺老婢僕二人。然後越牆而逃。時亦擒而就戮。余於邸報中覩此駭而嘆曰。有是哉。主人非有剥膚剜肉之甚。何至視其主如孤豚腐鼠。然手刃相報。旁及昆季婢僕。猶同於族。是主人日與豺狼虎豹為伴。一觸便齧。又若束膏蘊火。噓之隨焰。勢至燎原而不可遏。主人亦何賴于奴僕。使令哉。且小鞭笞家令常事。必以極刑相報。將使主人日偃倮以奉其僕。乃庶幾無怨。此不止夷狄之攻中國。小人

之乘君子。妾婦之凌其夫。將天地為裂。而惡浮于櫛。杌四兇之上也。豈二人固自結前世夙冤耶。聞是僕面肉橫生。不止于豺聲虎目。居常跋扈難制。然劉守亦自貽之戚哉。夫主人豈能因噎廢食。如用此輩。當預擇性行溫良。相貌端雅之人。不然者。丈夫千古軀。豈當供叛奴一鼎俎。不一月而連續至者。又有臨清守韓邦域。亦為家奴小孫老手刃。嗟嗟。舟中敵國。隨處而是。可畏哉。並書以垂戒焉。

昔人謂作館最奪志。非確論也。士當未遇業鉛槧時。非靜養以成學。彼碌碌于聲利場者。無取矣。雖好脩之士。而馳騖于紛紛轆轤中。即處處筆硯相隨。何有心得。一入館而供奉。若有司矣。清閒若溪院矣。心境清。而外冗却。我以半日勤督誨。以半日攻帖括。教學相長。油然自得。學成于精專。功深于積累。又况韜精蓄銳。其神益王。而學更有助。孰謂館能累人哉。彼碌碌擾擾。荒唐此窟。惟計脩脯。而不勤督誨。以溺

職之師。而召厭薄之主。理則宜然。而何稱奪志哉。余邑先輩縉紳先生。多由館以取科第。余願後生好脩者。毋荒此境也。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此是閭巷間販夫販婦之語。而非所以例吾儒也。彼位高金多之季子。令驅守除之相如。當其時。豈不震動閭里哉。試以司馬公之角巾。絡社評之。其輕重清濁高下。何啻天淵。故高節而貧賤者。梓里生色。卑鄙而富貴者。鄉黨厭薄。即

晚世猶然而士君子安可不審所處也。
宋之間唐翩翩藻士也以口臭之故為時所擯然則
形氣亦嚮用者所急乎此史人之辭夫安知當時不
忌才如能而姑以此少之雖然取人于武盟之世必
美如剋王者始充下陳時方皮相宋之不遇竟以貌
失之矣。

覆瓿語跋

柱史蔣公視齋江淮尋二載又需瓜代一日出藻翰
一帙題曰搶榆子覆瓿語時屬吏獻策伏謁階下
辱繆呼賢令而晉教之語益八十五款評古九款
譏諱玄解之宰獸照之匠熒熒高朗眾美畢
集矣第

柱史公當今威鳳祥麟而曰搶榆子語語墨府
琳琅天球秘寶而曰覆瓿斯之謂撝謙君子即

蒙莊之達子雲之才奚啻過之屬吏獻策雖謏
薄仰如日星奉若著蔡惡敢私也敬請于公付
諸剞劂與南華玄言並行於世

皆

萬曆歲次甲辰仲春之吉

海門縣知縣屬下吏上谷董獻策謹跋

覆瓿語跋終



